

## 《姑嫂塔下》

杨新辉

## 第一卷 塔下守望·古渡离殇

永历十二年，盛夏。  
泉州湾的海风裹着咸腥，吹得宝盖山草木低伏，也吹得渔村人家的日子，薄得像一张被潮气泡透的纸。  
邱阿海家那间低矮的土坯屋，早已被一股化不开的药味牢牢裹住。  
屋里光线昏暗，只有灶角一盏豆油灯，火苗在风里颤颤巍巍、明明灭灭，映得满屋阴影摇晃。床上躺着的，是他奄奄一息的母亲陈氏。

她已经三日水米不进，喉间只剩一丝游气。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胸腔被撕裂般的嘶响，像破旧的风箱在死命拉扯。枯瘦的手死死攥着被单，指节泛白，仿佛一松劲，这口气便会彻底散掉。

阿海跪在床前，一动不动。他已是20岁出头的汉子，肩头宽厚，脊背却绷得笔直。娶妻阿珠一年有余，家中还有16岁的小妹阿秀要照顾。自父亲当年驾船入海，一去不返，他便是这一家唯一的顶梁柱。

可如今，他连母亲最后这点时光，都撑不住。

“阿海……我的儿……”陈氏忽然睁开眼。

那双早已浑浊无光的眼睛，此刻却死死钉在儿子脸上，枯手猛地一抓，死死扣住他的腕子。那力气大得惊人，完全不像一个弥留之际之人。

“听娘一句……别出海……千万别出海……”

她的声音嘶哑破碎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，带着血。

“你爹……当年就是从这泉州湾走的……姑嫂塔下登的船……他说去讨海赚米粮，可一去……就再也没回来……”

泪水从陈氏凹陷的眼窝滚落，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淌下，打湿了枕巾，也打湿了儿子的心口。

“娘就剩你一个儿子了……塔下的海，吃男人……它吞了你爹，娘不能再让它吞了你……”

床侧，阿珠垂首抹泪，衣襟早已湿了一大片。

她刚嫁入邱家不久，还没从新婚的安稳里回过神，便一头撞进了婆母病危、丈夫即将远行的绝境。她不敢放声哭，只死死咬住唇，任由悲意在心底翻涌、冲撞，憋得浑身发抖。

一旁的阿秀年少怯懦，紧紧攥着嫂子的衣角，肩膀微微颤抖，眼里满

是恐惧与无措。她自小没见过父亲，兄长便是她的天。若兄长也一去不返，这个家便真的塌了。

阿海垂着头，指节捏得发白，喉结剧烈滚动。他如何不知娘的恐惧？

父亲失踪那年，他尚年幼，只记得母亲日日登塔守望，从青丝等到白头、从期盼等到绝望。姑嫂塔的每一级石阶，都印过母亲的脚印；海边的每一次潮起潮落，都卷走过她未说出口的哭喊。

可他如何能如何？  
屋外的海风呼啸而过，拍打着破旧的窗棂，发出呜呜的声响。

渔村人家，靠天吃饭，靠海活命。无田无地，家中无粮，灶冷锅空。老母亲的药钱，妻子和妹妹的口粮，一家四口的活路，妻子身怀六甲……

他是长子，是丈夫，是兄长，是一家之主。

他没有资格怕。

“娘。”阿海抬起头，眼眶通红，声音却稳得近乎残忍，“儿子晓得。可咱们是海边人，不讨海，就活不成。”

“爹没回来，儿子记着，但儿子命硬，一定回来。”

陈氏猛地一震，像是被这句话抽走了最后一丝力气。她张了张嘴，还想再劝，还想再拉一拉儿子，可一阵剧烈的呛咳猛地袭来，她浑身抽搐，一口黑血咳在布帕上，双眼一翻，头歪向一侧，再也不动。

油灯猛地跳了一下，彻底熄灭。屋内一片死寂。

阿珠压抑已久的哭声，终于低低地溢了出来。阿秀扑到床前，抱着母亲冰冷的手，浑身抖得不成样子。

陈氏到死，都没能拦住儿子出海的脚步。

她临终那句凄厉的“别出海”，像一道挥之不去的诅咒，悬在了姑嫂塔

下的海风里。

邱阿海出海的念头，被母亲临终那句“别出海”给碾碎了。

难道家里的生路，就这样断了吗？

他到底该如何活下去？而远处的海面，暗浪再起。那片吞没了他父亲的深海，似乎还在静静等待着，下一个祭品。

邱家的担子全都压在了邱阿海的肩上。

母亲走了。这个家，在风雨飘摇中，塌了一半。

阿海缓缓蹲下身，抱着母亲冰冷的身体，额头抵着母亲冰凉的脸颊，压抑许久的泪水终于决堤，顺着脸颊滑落，浸湿了母亲的衣襟。他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，哭声压抑而悲痛，像极了那呼啸在山间的风，藏着无尽的绝望与不舍。母亲临终前那句“别去”，像一根刺，深深扎进他的心头，让他在悲痛之余，更添了一份沉重的负罪与无奈。

守孝百日，是闽南的规矩，也是心中的执念。百日之内，不能远行、不能营生，要守在灵前，为母亲尽最后一份孝心。可家中米缸早已空空如也，妻子身怀六甲，妹妹还小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，这日子该怎么熬？

阿海抬起头，望着窗外茫茫的大海。雨雾笼罩着海面，远处的浪涛翻涌，暗蓝色的海浪一波波拍打着海岸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他的目光渐渐变得坚定，心中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——等守孝期满，他必须渡海谋生。

不为闯荡、不为扬名，只为活命，只为让妻子、妹妹和腹中的孩子，能吃上一口饱饭，能活下去。

远处海面的暗浪依旧涌动，风里的咸腥更浓了，仿佛在等待着又一个离家的人，也仿佛在预示着，这场渡海之路注定充满未知与艰险。而邱

家的故事，也将随着这阵呼啸的海风，从宝盖山脚下，飘向那片遥远的海峡，开启一段跨越山海的传承与牵挂。

他背起那只磨得光滑的竹篓，装着仅剩的一点土产，装着妻儿的口粮，装着一个男人无路可退的生计。阿珠没有拦他，她懂，拦得住人，拦不住命，拦不住一家四口要活下去的渴望。

永历十二年的泉州湾，暑气被海风揉得柔软，却藏着刺骨的凉。阿海一步步走上宝盖山，在姑嫂塔的影子最后驻足。

塔身巍峨，石砖斑驳，檐角铜铃轻响，像极了母亲临终前的叹息。

塔檐伸出来的影子，像一只温凉却沉重的手，轻轻摁在他脊背上——那是亡母的叮嘱，是亡父的不归，是一家老小的期盼，也是一片吃人海的宿命。

他不敢回头。

阿珠扶着冰冷的塔壁，怀里紧紧揣着半块双鱼木牌——另一半，被阿海贴身藏在了衣襟内。她目光追随着那一点点白帆，直到它被海天相融的深蓝彻底吞没，不留一丝痕迹。

阿秀站在嫂子身侧，踮着脚往海上望，小手紧紧抓着衣角，指节泛白。她还不懂什么叫生离死别，只知道，兄长走向的那片海，带走了她的父亲，如今，又要带走她的天。

她们不说离别、不说远游、不说归来，只把一双双眼睛，固执地投向东边那片茫茫大海。风从塔缝里穿过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像母亲未说尽的遗言，像一声无人应答的呼唤。

船帆渐远，海天茫茫。

阿海这一去，是生是死？

能否像他说的那样，平安归来？  
姑嫂塔下，只留下一片沉默的悬念，被海风卷向远方。



## 第二章 黑风浪至 音信杳然

转眼入秋。

永历十三年，比往年来得更早、更烈，一路踏碎了泉州湾的平静。

阿海走后，家里的日子，像那口常年空荡的铁锅，越熬越焦、越熬越薄。

阿珠接手了家中所有的活计，原本娇弱的手，开始日复一日地搓洗、缝补、劈柴、挑水。粗糙的活计磨得她手掌发红，起了薄茧，可她从不肯停下。

每日清晨，天还未亮透，她便会牵着阿秀，走到姑嫂塔下，烧一炷香，默默地祈求海上留情。

风大，她怕；浪急，她怕；就连远处一声船鸣，都能让她心头一紧。这一年的冬天，来得格外早。

鹅毛大雪洋洋洒洒，一夜之间便覆盖了宝盖山，覆盖了村口那

条通往渡口的路，天地一片白茫茫。老屋的窗纸被寒风吹得猎猎作响，屋内却因为阿珠的临盆，透出一丝微弱却滚烫的暖意。

阵痛袭来时，阿珠咬着牙，一声不吭。

额头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，冷汗浸透了里衣，她死死攥着床头的旧木栏，指节发白。阿秀守在门口，手足无措地来回跺脚，听着屋里嫂子压抑的痛哼，心就像被海草死死缠住，连气都透不过来。

一声清亮的啼哭，终于刺破了冬夜的苦寒。是个男孩，阿珠给他取名“念海”，意为思念大海那端的人。抱着襁褓中温热的孩子，阿珠的目光依旧日日投向东方。只是这一次，她的怀里，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绊。她不知道，大海的残酷，远比她想象得更凶、更冷、更

无情。

永历十三年冬，台海之上，突起百年难遇的“黑风浪”。那不是寻常的海上风暴，而是海怪发怒般的狂涛，是天塌下来的黑暗。黑云压城，巨浪滔天，海面上能见度瞬间降为零，狂风卷着海水，像无数道鞭子狠狠抽打着一切漂浮之物。

阿海所乘的渔船，在这场浩劫中，如一片枯叶，瞬间被巨浪撕碎、吞没。船板断裂，帆绳崩断，海水疯狂灌入。

阿海自幼在泉州湾浪里打滚，练出了一身好水性。可在这样的天地之怒面前，人力渺小得不值一提。他深知，船碎便是死路一条。他死死抱住一块断裂的厚船板，在惊涛骇浪里沉浮、翻滚，被甩向半空，再狠狠砸进海里。

海水灌进嘴里，咸得发苦，冷

得刺骨。意识一点点模糊，力气一丝丝抽离。

他眼前闪过母亲临终的脸、闪过阿珠含泪的眼、闪过尚未出世的孩子，他以为，这一次终究是要归还大海了。

不知在上海漂了多久，也不知被浪头拍打过多少次。万幸，一艘同乡的渔船，在风浪间隙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他。几双手拼命将他拉上船，救回了一条命。可等他挣扎着醒来，映入眼帘的，却是一片绝望。

渡口被荷兰人的战船把守得水泄不通，铁索横江，战船列阵，炮口对着海面，冷冷森森。

一纸禁令，如同一道天堑——寸板不得下海，片帆不得归乡。他回不去了。

家在东边，人在西边。海在

中间，成了死界。

消息传回渔村时，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，随后，便是铺天盖地的绝望。阿珠抱着刚满月的念海，每日牵着阿秀的手，一步一蹒跚，走上姑嫂塔的石阶。

她们的脚步，在石阶上留下深浅不一的印记。塔影在她们脚下拉长，又收缩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冬日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吹红了她们脸颊，吹裂了嘴唇，吹得手脚冰凉。

她们不说“等待”，也不说“绝望”。只把目光，死死投向那片无穷无尽的蔚蓝。那片蔚蓝里，藏着阿海的生死、藏着邱家的未来、藏着她们一生的念想。风刮不熄她们眼里那一点微弱却坚定的光。那光，是姑嫂塔下不灭的烟火。  
(未完待续)